

语言研究集刊

第一辑

张世禄: 从训诂学看古汉语的基本词

徐 复: 变音叠韵词纂例

廖序东: 《离骚》文例新探

吕叔湘: 读《北梦琐言》

周钟灵: 《老子道德经》句法述要

鲍明炜: 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

第一辑

江苏省语言学会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

第一辑

江苏省语言学会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26,000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书号: 7351·264

定价: 2.35 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编 者 的 话

江苏省语言学会1981年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三次学术讨论会。每次讨论会都有百来篇论文。我们已编印了两册论文集,作为内部交流,供会员参考。后来得知,论文集中的文章,大部分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可见都是很有分量的。现在论文集改称《语言研究集刊》,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江苏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园地,是值得庆贺的。

本刊的任务是表彰会员的科研成果,与兄弟学会交流,向全国同行求教,藉以促进我省语言科学的发展。暂定为年刊,必要时一年出两辑。作者主要是本会会员,也约请知名语言学者撰稿。内容包括语言学领域各个方面和语文教学。如有可能,我们将组织专题讨论,发表一组文章,对某一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

现在第一辑即将出版,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语言学界的老前辈吕叔湘、张世禄两位教授的热情支持,各赐文一篇,特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编 者

1984. 3.

目 录

、汉语节律·····	赵洛生(1)
、汉语相向动词初探·····	刘丹青(17)
现代汉语中的“给”和“给”字句式·····	吴淮南(35)
现代汉语主/宾语的区分原则·····	黄自由(67)
“自己”的性质及其相关结构·····	刘宁生(91)
试论“D ₁ D ₂ 3 M”式短语·····	陆维忠(116)
论语言发展的规律·····	王德春(106)
语言学的发展与汉语语法分析方法的演进·····	卞觉非(125)
语言信息处理系统和计量语言学·····	王绪龙(143)
礼貌·语言·交际·····	邱质朴(165)
外语教学和语言学·····	李志乔(180)
语言·国情·外语教学·····	林毅、张才兰(188)
、莎士比亚“破格”之研究·····	黄 龙(202)
——兼比述中国诗词之破格	
从训诂学看古汉语的基本词·····	张世禄(219)
变音叠韵词纂例·····	徐 复(233)
《离骚》文例新探·····	廖序东(247)
读《北梦琐言》·····	吕叔湘(264)
《老子道德经》句法述要·····	周钟灵(269)

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补正·····	钱玄(288)
《世说新语》句法特点初探·····	柳士镇(296)
唐武后新字论略·····	姚政(321)
《醒世姻缘传》词语解释·····	王迈(330)
《三国志》词语札记·····	吴金华(342)
谈文字起源与阶级出现·····	薛正兴(355)
泰州话名词后缀“儿”和“子”的语法特点·····	俞扬(362)
徐州方言的AAA重叠式·····	李申(368)
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	鲍明炜(375)
沭阳方言本字考·····	颜景常(394)
镇江方言本字考·····	笪远毅(406)

汉语节律

赵洛生

汉语声音的节奏、旋律形式色彩缤纷、灵活多样。人们经常会利用和发挥汉语语言声音的这种音乐性来帮助和增强语言文字内容的表达。它能生动、有力、深刻而细致地摹难摹之情、状难状之意。汉语语言的音乐特点在汉语中绝不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要对汉语语言的音乐性特点进行探讨，必须首先搞清汉语语句中的节奏的特点。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种节奏的存在，它却是客观存在着的，并且它是汉语语流中的各种声音旋律形式赖以建立的基石。

汉语语言节奏和旋律的特点实在是汉语语音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汉语语音学应该对我们说话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而对于汉语语言节奏的探讨更不能脱离这个实际进行纸上谈兵，否则是无法弄清汉语语言的节奏特点的。

广义地说，语言的节奏是语言声音的某种或某些成对而相反的特点在大体整齐地或有规律地进行反复交替时所呈现的现象。在语言里，这种成对的特点很多，如音节之间的强弱、重轻、长短，音节之间的连续与中断，音节之间的谐和音（协韵、协声等）与不谐和音，音节之间的不同的谐和音，音节之间的不同声调特点（如平仄）等等，它们都可能相互对比、相互交替而形成节奏。在反复交替中，每一次反复或一个进行反复的单位，就是一个节奏单位，犹

如物理学上的横波或纵波的一次起伏或一次疏密交替。

这样说来,语言中的节奏单位会有很多种,并且有大、有小。最小的单位就是由一句话里很少几个音节(例如两三个音节、四五个音节)构成的一个单位。大一点的可以是由一段话里的一句或两句做为一个单位。更大一点的可以是由一大篇话里的一段话做为一个单位。单位之间的某种或某些声音特点总是大体相同地在反复着的。只有通过反复才会真正形成和显示出节奏单位和它的特点来。

不过,比照音乐上的用语来谈,语句中以几个音节为单位进行成对的声音特点的交替,主要是重轻、强弱的交替,才叫节奏。以一句或一段为单位进行其他许多声音特点的交替的就是旋律了。我们就按这样的区分来使用节奏和旋律这两个概念。

本文讨论汉语语流中的节奏。这种节奏的单位,学者曾有不同的称谓,如“音步”、“节奏顿”、“节拍群”、“节奏波”等等。对这类名称,各人所下的定义也很不一样。笔者不宜妄自做主,暂时还是称之为“节奏单位”。

本文所谈的现代汉语是指现代北方普通话。

—

现代汉语语句中的节奏单位,是由很少的几个音节构成的,最为普遍的是两三个音节,或其中有十分弱化的轻音节的四五个音节。这种单位是(一)心理反应方面做为语义上相对完整的单位来加以感知的音节群,和(二)发音节奏习惯方面适合于进行一次声音特点的交替的音节群,这两方面以前者为主导的一方,双方相互适应取得一致而形成语流节奏的单位。

我们听话、说话、读书的心理反应总是习惯于把语义上相对完整而又是较少的几个音节做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接收(听或看)和发放(说话)。经常的情况下,心理反应既不会习惯于对一句话里一个

个音节各自分别独立地加以感知，也不可能对整句话十几个或几十个音节整个一下子加以感知。心理反应总是把一句话里较少的音节按语义上的分合、疏密关系切分成一个个局部单位来感知，这种单位是语义上可以跟相连的其他音节切分开来的、相对完整的整体。所以不妨勉强简称之为“语义单位”。它或者是一个词(例如两音词、三音词)，或者是几个词(如果几个词合在一起只有两三个、三四个音节的话)，或者是一个词里的结构成分(如果一个词的音节过多的话，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如斜线所分的一个个结构成分)。这种感知的特点在语义上是既有整体性，又有片面性、局限性，并且对语义单位的切分界线并不是那末严格固定，而不可变的。所以这里说的语义单位比起语法学所说的汉语词来更加是个界限模糊的概念。人们对一句话就是这样由一个个局部来感知其语义，只有在一个个局部累加到全句结束为止，才能对这句话的语义真正完整、全面地了解。

例如下边的话，一般会这样说或读(以下用斜线切分单位，加点表示重音)：

张·家/有·一个/小·子/和两·个/闺·女。

有的单位是一个词，有的是几个。人们绝不会象下边这样切分来说话或读话：

……有·一/个·小/子/和两·个/闺·女。

至于“有一个”的“有”当然不止是指“有一个”。所以当感知到“有一个”时，这做为一个语义单位是既完整又有片面性的。又如下边的话，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会倾向于这样的说法读法：

他有/一个/小子/和两个/闺女。

“有”又可以切分到前面去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反应比较习惯于两音节切分为一个语义单位，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发音最为习惯于两音节作一次重轻、起伏交替。我们不可能对感知的局部语义单位硬按某种语法对语句结构的切分法来规定出一个死板的、不变

的、人人适用、句句适用的切分法来。

跟上述心理反应相一致，人们的发音节奏习惯使说话会在很少几个音节之间进行一次声音强弱、重轻的交替。前两句的例子中，发音表现的节奏单位跟语义单位就是相互适应、相互一致的，并且一致到了一对一的程度。象这样节奏单位跟语义单位一对一的一致是经常的。不过也还有二对一的相一致的情况。例如有人这样说：

下一/站是/四牌楼。

从语义来看，应切分为“下一站”或“下一站是”。这里是按“下一站是”并从重轻交替和节拍时值来看，切分成了如上所示的两个单位。其实这样两个节奏单位仍可以说是一个，即“重、轻、次重、轻”四音节的一个节奏单位，这仍然是“一对一”的。上边虽然划成两个节奏单位，这两者之间却一定要在发音上紧密相连，两者之间一般是不可以有明显的发音停顿或延长音的（对照来看，在“下一站是”之后却可以有）。这正是因为“下一”和“站是”在语义上是一个相对完整不可割裂的单位。在这里，节奏单位仍然是在跟语义单位相互适应、相互一致的。

节奏形式总是要为语义内容表达得正确、明白、有力而服务的。

因此，简言之，汉语语句中的节奏单位是跟语义上可以切分的单位相适应、相一致来确定的。

它所以会这样，大约还跟汉语特点，特别是汉语词的特点有关。

二

从语法学来说，语句是由词按照语法规则连接、结构而成的。因此，语句的声音主要就是一串词的声音。

表示一个词所必需的声音特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音节数特点；二、各音节的声、韵、调特点；三、音节之间的重轻特点，

这三者。词的声音形式的这些特点本来都是在发音节奏习惯的支配下形成的。反过来，它们又都会成为形成语言节奏的声音特点，对语言节奏的特点起支配作用。

汉语词的声韵特点，做为形成节奏的一种声音特点，在先秦时代（或许早在开始有语言的时期）就在使用。大量的叠声、叠韵词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后来又有使用声调特点来形成节奏的。这些跟现代汉语的节奏单位没有必然的联系。这里只对音节数特点和轻重音特点略加说明于下。

一、现代汉语的音节数

现代汉语词里占绝对多数的是双音节词。汉语里还有很多四音节的常用定型词组、短语（如“破除迷信”、“无事生非”、“不亢不卑”之类）和数量并不多的四音节词（如“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胡里巴涂”、“黑不溜秋”之类）。它们较为普遍的是二、二字结构，即，每两个音节是语义上关系更紧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现代汉语词里三音节词比起双音节词来要少，但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至于单音节词不但数量很少，并且在话语里它们多半是要跟其他词紧密结成一个短语的，如说“喝水”、“吃药”。特别是一些单音节虚词，它总是附属于其他词的前后或当中而成立，较少独立性。至于超过四五个音节的词，在汉语词汇里为数甚少。这种词几乎都是原来的单音节、双音节或三音节词做为词素相互连接而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之类。它们的结构模式最为通行的是二、二、二字式或二、二、三字式，并且这种词又几乎都可以简略化为一个双音节词或三音节词。

跟上述特点相一致，现代汉语语流里的节奏单位最为普遍的是两音节，其次是三音节。至于四五个音节的一个节奏单位，其中的轻音节多半都会十分弱化。人们说话、听话大致都是按这样的节奏单位在一节节地进行声音的发放或接收的。这里随便举一些话为例来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张家/有一个/小子/和两个/闺女。

秦伯/使/公子縶/如晋师。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他总是/不亢/不卑地/对答。

这种节奏单位跟语义上相对独立的整体单位是一致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感到说话是割裂了语义单位的，因而会不顺嘴不顺耳。

二、现代汉语词的重轻音特点

汉语词无论从重轻音特点来看，还是从语法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合成词，一是单纯词。

现代汉语词汇中最多的合成词。在比较文气的话语里，所用的词除单音节词外几乎都是合成词。合成词的合成和使用跟词组、短语的合成和使用具有同样的语法特点和发音特点。两三个音节的词组，特别是常用词组、短语，就会被人们当做一个语义单位，跟合成词同样对待，并无区别。或许可以说，合成词是由原来的（或古代的）零件固定地合并组合成一个部件，即新的零件；词组是由原来的零件不固定地合并组合而成一个部件。一般说来，词组的组成部分（零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松散的，是可以拆卸开来理解和使用的。可是，合成词也一样，它的组成成分（零件）在程度上或大或小地具有词组式的可拆卸性。这种特性从合成词的读音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和使用方面都表现出来。

先从发音来看，词的重轻音特点就跟词组在词与词之间的重轻音特点一样。即，重轻音的差别不很明显，各自都具有它原来独立存在时的声韵调。如果词的中心词素明显在前，就跟词组的中心词在前一样，重音也就在前，并且重轻差别比较明显，如“孔子”、“恍然”、“画家”之类的词。如果词素之间意义上的主次差别不大或在群众心目中差别并不明显，就跟词组在词之间的同类情况一样，重轻音差别也就不够明显，大致都是重音在后，重音的音长也略

为加长，这主要是在语流里由发音的节奏习惯使之有所重轻的，如“竞争”、“讲演”、“建设”、“投机”之类的词。另外，这种词的重音位置还可以随说话时用意的着重点的不同而变化。这也跟词组一样。例如下边的话里一般重音在后的词却变成重音在前的了：

“竞争”可不是“斗争”。

请你讲演，不是请你表演。

重音前移到被强调的音节上时，音节间的重轻差别就会明显一些，这跟语句中“逻辑重音”使着重强调的词比其他相邻的词明显加重些是一样的。总之，词的发音跟词组全一样，这正是可拆卸性在发音上的表现。甚至可以说这种词的发音特点带有一字、一音、一义的痕迹或色彩，尽管这并非真的是一字、一音、一义的。

下面再从人们对词的使用来看它的可拆卸性。

有一种合成词，词素意义本来就是它原来独立做为词时所具有的。这种词当然可以拆卸开来加以理解和使用。还有一种词，词素在现代语中似乎是不能独立成词的，如“管理员”的“员”。可是人们会从“队员”、“会员”、“教员”、“炊事员”等等词里综合分析而得出“员”这个词素的意义来，因此就会把它跟这种词里的其他词素拆卸开来加以理解和使用。例如有人说：“我只是个‘员’，不是‘长’”；“我们是‘员’字号的”。这里，“员”就独立做为词被使用了。合成词里还有一种词，词素根本不能独立做为有意义的成分来加以理解和使用，或者人们也不可能进行综合分析而得出它的独立意义来。可是人们竟也可以把它拆卸开来，在一定条件下按一字、一音、一义来使用。例如下边的说法：

对象 对上象了

感冒 感了冒

表演 表个演

这种用法多的是，“建个议”、“报个告”、“退了休”、“大个便”、“劳不劳动”……全都被当成了动宾结构的词来拆用。也还有不当动宾结

构的，如：

花朵 插花戴朵

眼泪 淌眼抹泪

人们未必不知道“大便”的“大”不是动词，未必不知道“朵”不是“花”，“眼”不会“淌”。可是这种用法却是常见的、通行的，这是把一个词的成分既拆卸开来又相互联系、呼应着的使用法。这本来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用法（这种拆开而又联系常常是一种镶嵌式结构，如说“红男绿女”实际上是“红”与“绿”相联，“男”与“女”相联，意思只是说“红红绿绿的男女们”）。如果只从拆卸开来的一面来看，这倒象是在按一字、一音、一义来使用的。并且从自古以来的传统语法来看，形容词“大”当动词用并不奇怪；至于从双音节词里拆出一个音节来做为这个词的代表，也是常见的用法。这样看来，合成词具有或大或小的可拆卸性，并非个别特例，这是自古以来的汉语语法遗留下来的特点和习惯。

合成词的这种可拆卸性还“推广”到了很大一部分单纯词上，这种单纯词变得跟上述合成词的特点一样。具体说来，词的音节似乎也成了各自具有独立意义的，并因而各自具有独立的声韵调；词的重音在后，重轻差别不明显。这种词也可以象合成词一样地拆卸使用。如：

滑稽 滑天下之大稽

慷慨 慷他人之慨

咕哝 这个咕那个哝（《元杂剧》）

佻达 佻兮达兮（《诗经》）

胭脂 擦胭脂抹脂

这种单纯词似乎变成是用一字、一音、一义的字合成的了。可是这却也不少见，也是自古而然的。其实相当大量的单音节词本来就是从双音节单纯词拆卸而成的（另外还有大量的是双音拼合而成的）。单纯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合成词了。

可是，至少在现代北方普通话里，还有大量的词跟上述合成词不同，没有可拆卸性。这种词在群众日常生活用语里的使用率特别高。这种词的发音使音节相互紧密结合，浑然一体，不可分解。它仅仅是用这浑然一体的声音来表示这个词的。它的音几乎全是先重后轻，如果是四音节词就是“重、轻、次重、轻”或“重、轻、轻、次重”。轻音是失去调性，很轻很短的，它仅仅是个附属于重音节的音。这种词有一部分原来就是群众口语里一直经常在使用的单纯词。如：

阿脏(aza) 疤拉 出律 咕嘟(沸) 囫囵
团圪 hesa(抖) 骷髅 蔫儿里不吉
黑不溜秋

多得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很难找到合适的汉字来记写。此外，还有另一部分本来是合成词，经群众口语广泛、长期而频繁地使用，终于被用“滥”了，失去了这种词的合成的痕迹或可拆卸的痕迹，变成仅仅是用几个音节的音来表示这个词的。它的读音也成了先重后轻，轻音很弱而失去调性，是附属于重音的音。即使这个合成词的中心词素明显在后，后边的音仍然是这样的轻音。下边的例子就是已经单纯词化了的合成词：

老虎 老鼠 老婆(妻子) 西瓜 绿豆
白菜 太阳 月亮 闺女 连累 言语
(说，读音是yuan yu，前边的“言”受后边的“语”的音同化而改变，因为这两个音是做为一个整体来发放的，所以前边的才会受后边的同化) 寻思
滑不吉溜 笑眯嘻儿的

也多得不胜枚举。

根据以上所述，现代北方话的词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合成词，包括变成具有合成词特点的单纯词。另一类是单纯词，包括变成具有单纯词特点的合成词。本文以后所说的合成词和单纯词就是按这样的分类来说的。

以上汉语词的特点，特别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合成词的可拆卸性特点，在语言节奏特点中处处都会有反映。

三

从上述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合成词的特点可以看出。语句如果仅仅靠一个个词的声音来表现，那就常会变成一串各自独立、相互分离的音节。至于音节之间在语义上的关系是相互分离的还是相互结合的，是关系疏远的还是关系紧密的，也就难以表现出来。可是这种关系却是语义表达所必需弄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语言声音是难以把语义内容表达得清楚而令人听明白的。那末书面语又怎么会把语义表达清楚的呢？其实人们读文章时，就要对一个个分散独立的字按语义上分合疏密关系来划分语义单位。例如读下边的话：

你看猪多重出圈才合适？

在阅读时就在对字与字之间的分合疏密关系进行分析和组合。例如经分析组合成了下边所示的单位来加以感知和朗读：

你看/猪多/重出/圈……

这时根据理解会发现，“多”跟“猪”组合成一个语义相独立的单位，“重”又和“出”相合。这样读是不通的，于是就会重新组合成下边的样子来读：

你看/猪/多重/出圈/才合适？

这就读通了。如果还有单位划分不当而读不通的地方，还得再分析组合。当然，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对于一般通顺的现代语文都会很容易、很顺利、很迅速地做出正确的分析组合，很少会出现需要重新组合的问题。可是，听话要一边听一边象阅读式地对前后音节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组合，可就难了。况且文字还可以用文字形象本身来帮助人们的理解，语言声音却不能。大约正因为如此，人们说话自然会要把一串音节以语义上相对完整的单位

为主来划分节奏单位，按这样的单位来有节奏地进行发放，从而用有节奏的声音特点来表现出音节之间在语义上的分合疏密关系。这就使人一听到立即就对语义理解得清楚明白了。

这就是说，语句的声音不仅要靠正确发出一个个词的声音，还需要用另外的声音手段或声音特点来表现出按语义划分的节奏单位。这种声音手段主要是以下三种。

1. 重轻音。每个节奏单位内有一个重音，其余相对的是次重音和轻音。即使一个节奏单位内是几个词，仍然只会有一个重音。这种重轻音特点跟词和词组的重轻音特点当然是一致的。例如下边的话（以下用斜线划分节奏单位，字下加点表示节奏单位的重音）：

张·家/有·一个/小·子/和·两个/闺·女
父·母/不·和/子·女/痛·苦
公·子/降·拜/稽·首（《左传》）

第一例中的“有一个”、“和两个”是由几个词组成的一个单位。它就只有一个重音，从而显示这是一个节奏单位。第二、三例的节奏单位重轻差别不明显，但是说话的节奏习惯总会使之有所重轻。“父母”、“不和”每单位末了的音节略为重而长些，以此表示这是一个单位的结束。可以看出这里用重轻音来表现的节奏单位跟语义单位是一致的。当然，重轻差别不明显也就是节奏不够鲜明，单靠这种重轻音来显示单位是不够的，这仍然并没有能更好地显示出音节之间的分合疏密关系来。不过象第二例，每单位固定是两个音节，甚至连重音位置也都一样，十分整齐，节奏也就会来得鲜明。可是第三例却不行了。所以语句节奏单位的表现必然还要用下述声音手段来协同起作用。

2. 节拍。语句中相连的节奏单位之间在节拍时值上一般都会整齐一致（句首、句尾的单位有时不一定）。这是在用节拍上的整齐一致来显示节奏单位的。如说下边的话：